

中华藏典（二）名家藏书

二十五

耳食录

春冰室野乘

幽梦影

# 耳食录

【清】乐钧 著

### 【藏书导读】

《耳食录》二编二十卷。作者乐钧( ~~号远一思远~~ ) ,原名宫谱 ,字元淑 ,一字莲裳 ,别署梦花楼主 ,江西临川人。家境贫寒 ,嘉庆六年中举 ,一生未入仕途 ,曾长期作幕 ,为人工诗文。

《耳食录》中颇多大胆抨击黑暗时政之作。吴嵩梁评其内容“多出于儿女缠绵 ,仙鬼幽渺 ,间以里巷谐笑 ,助其波澜”。文笔优美而富于诗情 ,情节曲折生动 ,故事性强 ,言情状物 ,极具形象性 ,描写细腻传神 ,这些均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积极的影响。

卢靖知止楼曾藏有此书。

### 【名家导引】

卢靖( ~~字远一思远~~ ) ,字勉之 ,号木斋 ,湖北沔阳人。卢靖既好学 ,又主张学以致用 ,因此他的“知止楼”藏书虽达十余万卷 ,都只是求其有用而已 ,并不汲汲于古本秘籍。卢靖鉴于自己早年读书的艰难 ,为了协助有志向学的寒士 ,早在清末就捐建多所图书馆 ,荟萃天下图书于一处 ,便于学子阅读。民国以后 ,更以捐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及北平木斋图书馆而闻名。同时还刊印图书 ,使一书能化身千万 ,普遍流传人间。他和其弟卢弼两人所刻除零星单种外 ,计有猿部丛书“慎始基斋丛书”、“湖北先正遗书”和“沔阳丛书”。

# 《耳食录》初编

## 自序

搜神志怪，噫吁诞哉。虽然，天地大矣，万物赜矣。恶乎有，恶乎不有？恶乎知，恶乎不知？仆鄙人也，羁栖之暇，辄敢操觚，追记所闻，亦妄言妄听耳。己则弗信，谓人信乎？脱稿于辛亥，灾梨于壬子。史公所谓“与耳食何异”者，此也。遂取以名编。

乾隆壬子夏日临川乐钧元淑甫撰

## 叙

《山海》征奇，《齐谐》志怪，遐哉尚矣。下至张茂先《博物志》、王子年《拾遗记》，以及李冗《独异志》、赵璘《因话录》、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、宋永亨《搜采异闻录》，皆矜奇俶诡者所滥觞也。

夫人寓形宇宙间，老死牖下者无论矣，其怀奇握异之士，胸中有万卷书，足迹行万里路，所莅之区，名公巨卿拥彗倒屣，词客骚人揽环接珮，酒酣耳热，挥尘雄谈。每遇可惊可愕可泣可歌之事，拈毫伸纸，发为新奇可喜之文。此虽才人余事，然非才人不能作也。

临川乐莲裳先生，抱沈博瑰丽之才，弱冠后，即握铅槧以游历四方，所过名山大川，通都古迹，一一记之以诗。出其绪余，著《耳食录》前后编，共二十卷，付诸剞劂。凡生平所闻所传闻者，悉载焉。迨莲裳歿后，版度多年，间有蠹蚀漫漶而不可辨识者。令似滋亭重为刊刻刷布，以彰厥先人之美。余受而读之，其事之怪怪奇奇，固足赏心骇目，而文章之妙，如云霞变幻，风雨离合。其悲壮激昂者，真可敲缺唾壶；其缠绵婉丽者，又令人销魂欲死。然阐幽显微、醒愚祛惑之用，即隐寓其中。斯乃一片婆心，不可作游戏三昧观也。

噫！莲裳虽逝，有子克家，能传播遗书而不使磨灭，则当年著书立说之愿，斯可慰矣。刊既成，滋亭丐叙于余。余学识谫陋，不娴古作，乃钦其孝，勉撰弁语，无任主臣。

道光四年岁在甲申八月朔日平江吴山锡并书

## 《耳食录》序

天下至文，本无定质。譬诸夕霞布空，倏忽异态，飞英绣水，纵横成章。要须自出机杼，为一家言。虽墨卿游戏，三昧可参，不必高文典册，始克与金石并寿也。

吾友莲裳，早负俊才，高韵离俗，以粲花之笔，抒镂雪之思，摭拾所闻，纪为一编，曰《耳食录》。事多出于儿女缠绵，仙鬼幽渺，间以里巷谐笑，助其波澜，胸情所寄，笔妙咸臻，虽古作者，无多让焉。同好诸君，请付剞劂。适仆至都，因属为叙。夫隋壁汉珠，荫映山海，岂借誉者以增重哉！良以寄兴偶同，寓言多感，梦簪得友，乐奏先声。残暑初退，兀坐紫藤之阴，追忆旧闻，手草数则，还以质之作者。而为述其梗概如此。

乾隆壬子立秋日东乡吴嵩梁兰雪撰

## 重刻《耳食录》序

吾友乐莲裳《耳食录》一书，脍炙人口逾三十年矣。辛巳之岁，其子浚重为刊板，而索序于余。

呜呼！吾何忍序吾莲裳之书乎？虽然，则尝闻之于莲裳矣：考信必本于六经，著书要归于有用，《上林》、《子虚》之赋，导十而惩一，君子弗尚也，况其下焉者乎？少年绮语之过，吾自知之，而悔之也久矣。夫学与年而俱进者也。莲裳之诗，至四十而益工。其辞元本忠孝，明达体用。知之者，独曾宾谷侍郎耳。他人虽誉莲裳，而不能尽知。嗟乎！莲裳既塞于遇，复绌于年，卒不克一伸其志。世以才子目莲裳，而莲裳之心乃愈伤矣。

犹忆甲子乙丑间，余与刘芙初、陆祁孙、金手山辈、同客曾侍郎两淮官署，一时琴樽文史之盛，冠于江南，今余与侍郎发髭髭白矣，手山、祁孙或相见或不相见，大率寥落无欢悰，而芙初、莲裳乃至不获享下寿以歿。今读莲裳遗书，不胜今昔存亡之感。即其书果无足重轻，犹将宝而传之，况诙诡奇恣之才，终不可掩，固未可尽以莲裳所自言者，一例而绳之者耶？聊书数语于简端，以念世之读是书者，知莲裳之所自喜，乃绝不在此，当亦莲裳之所心许焉已。

道光元年十月钱塘徐承恩序

# 卷 一

## 夕 芳

宜川张伊理，邃于学而不偶，家故贫。一子名露，年十三而伊理卒。

露幼颇慧，善读父书。伊理以不遇感愤，竟令露废业，借樵牧以奉母三载矣。同邑黄生，伊理旧友也，以文学教授乡里，怜而收之，令就学。露母泣而谓黄曰：“公惠教藐孤，实起死人而肉白骨。虽然，露之勿学，夫子之志也。”黄曰：“嫂氏休矣，郁而不发，岂理也哉？张吾军者，非露而谁？故人有知，当亦首肯。”卒教之。

三年而文成，令就郡试。试有期矣，偶登城阙，兴发高吟，得“夕阳片石明羊角，芳草孤洲暗虎头”之句。一儒巾少年，神骨清迥，前揖之曰：“君非宜川张君者欤？余云林郑玉也。适闻佳句，不减义山《锦瑟》之调。”露怪其拟议不伦，且问何以相识，玉笑曰：“仆固识君，君自不识仆耳。”露终茫然，阳谢之，而心仪其人，渐与浹洽。日既暮，邀归旅舍，偶及试事，玉曰：“君程文大高，恐不谐俗。盍揣摩时好，以图一当？”露笑曰：“伯牙不以里耳改弦，王良

怨

不为获禽易辙。况文章不朽之业，安敢自贬？”玉唯唯。比晓辞去，数日杳不复至。

试既毕，玉忽来，袖出露试卷掷案上。露失色，问所从来。玉指其卷曰：“此岂利器哉？吾为君谋易之，已获售矣。”露愈疑。已而果售，始异其言。及视所易卷，文甚劣，然心德之，向玉称谢。玉叹曰：“吾非逐臭名场者，以君禄命太薄，又得文名，恐造物见怒，姑为此态。君先世有清德，厥后必大。”露由是愈奇之。居数日别去。露亦归，往见黄，未言也。

忽报玉至，仆从甚都，即执贽见黄，愿为弟子。黄既以露为先容，深器之。玉复与露约为兄弟，玉长一岁，露兄之。明日，玉至露家，升堂拜母，以金帛数事为羔雁。露及母坚辞受，玉曰：“以吾弟空乏，且当周赠无已。戈戈之奉，何乃却之？弟母即我母也，又何间焉？”露始谢而受之。嗣是，日用衣食之需，悉取给于玉，而赠黄者亦甚厚。

居数月，玉曰：“已为弟谋得佳妇。六礼无所须，吉期在迩，弟当往赘。如以慈母睽隔为辞，一月后俱归可也。”露问为谁氏之女，玉曰：“即去当知之。”问之再三，终不告。露疑，以白母及黄，黄曰：“郑生固良士，其所谋当不妄。秘之，故以示奇耳。否则，为尔惜费也。尔第行。”

乃与玉俱，不三十里而至，朱门洞启，院宇轩华。玉下马径入，使露候于外。须臾主人出，年五十许，仪服伟然，肃客入。露趋拜，主人熟视而称曰：“真英特也。”既坐，主人曰：“旧奉贤尊命，许与老夫结朱陈。今以次女夕芳侍君子箕帚。荆妇舐犊之爱，不欲弱女遽隔晨昏，故浼君下賁耳。”露起而谢曰：“叨近冰清，极知欣幸。然露先人早背，

安得与大人联姻？且露之来也。郑兄实媒之。适奉尊教，诚所未喻。”主人笑曰：“未识郑玉耶？老夫贱息也。数岁前受业贤尊，老夫心契。嗣是，有婚姻之约，故令玉访君。而君夕阳芳草之句，适隐道小女之名。故玉得相遇于城闕也。”

露再欲启问，忽传夫人出见婿。颜貌如三十许人，衣饰华洁，侍者数人。序坐少时，多作家人怜惜之语。而堂角帘中，诸女窥客，吃吃笑语。露颇踖躇，莫知措对。

已而玉整衣而出，笑曰：“昔为盟弟，今则内兄矣。”露亦笑，遂引入宾馆设食。有数女或称青姑，或称云阁夫人，或称素英姊，或称阿丽，往来戏乐，窥瞰其门，风态妖冶，言词谑浪，窃窃私语，露颇闻之，而莫敢支应，腹议而已。

次日，庭施供帐，工奏音乐。女仆执烛捧香，拥夕芳出，严妆袿服，珠翠荧煌。成礼于金碧之堂，同牢于绮罗之席。既成眷属，情好笃洽。玉相得之欢，亦更逾于往日。

甫匝月，露乃告归，将迎妇以覲母。夕芳了无难辞，而玉父母皆有怅恨之色。露归告母，母甚喜悦。黄闻之，亦先来问状。既言及其父约昏授徒之事，露疑昔时父或为之，母鄂然曰：“尔父平昔家居，交接殊寡，安得有是？是必有异。”

翌日同往迹之，至则斜阳一片，秋草离离，愁白杨之悲风，咽空山之流水。知逢鬼物，举家惊讶。露心伤目断，殆若离魂，踟躅而归，耿耿终日。

一夜，梦门外簿鹵驺从，肩舆中一人，乃其父也，谓露曰：“余向馆郑氏，获订姻事。今年蒙上帝授地府司宪，迫于公剧，未暇视尔。兹因凤凰山苞元神君邀赴赏花之宴，故迂道来家，告尔以由。郑氏偶为避难，移家阳曲。新妇贤

波，终当合并。吾已使人筹画，尔无忧也。尔师厚德，吾所深铭。玉前奉尔师金币，皆吾俸余之物，为吾谢之，匪以云报，亦故人地下之情耳，尔母吾不及晤，尔其告之。”言讫，挥泪而去。

露觉而异之，闻者亦莫不嗟叹。然合并之语，莫得而明，意谓非死不能也，露殆不永矣，反更忧之。

一日，露彷徨郊外，遥见缓舆一乘，后一人，从数十骑，来甚速。既近，则玉也。即下马，相持痛哭，语别后事，不胜呜咽，云：“自君去之夕，即为仇家所攻，几投凶暴之烬。赖与府帅有旧，遣兵救护，老幼家口仅以获免，避患他州。极知爽信贻忧，无由陈达。比得尊人书谕，俾玉送舍妹于归。今已送至君家，君宜速归，加意调护，玉亦从此别矣。幽明道隔，相见何期？”言罢，复痛哭。留之不可，上马驰去。

露踉跄至家，寂然无所见。神色黯悴，径投卧内，将以啼痕长渍衾枕矣。既入，乃见锦帐低垂，奁具盈室。亟呼母，褰帷视之，一丽女卧于绣榻，气息如缕，乃夕芳也。有顷，目开四顾，见露而泣，半晌能言：“妾形体初复，宜令人环坐，以受生气。”于是，邻女骈集，皆言国色。夕芳故善言词，虽卧息寡言，而偶尔酬答，悉出意表。诸女咸悦之，昼夜更番守坐，争以气嘘其口中。七日而起坐，半月而能行，一月而饮食起居与人无异。乃言其父郑氏，名洛，云中人，家颇丰，“男女仆婢数十人，悉死于疫。妾时年十六，冥司言阳数未终，当再生为君妻。风雷启墓，舆马护行，边惘之间，遂已至此。”前者一月缱绻，犹能记忆了了。所谓仇家者，盖疫鬼也。

夕芳性质柔婉，伉俪甚笃，事堂上尤以孝称。常念其父母兄弟不置，每岁寒食，辄与露扫其墓，恸哭而归。后举一子，仕至州刺史。

此前明天启时事。

## 邓无影

邓乙，年三十，独处。每夜坐，一灯荧然，沉思郁结。因顾影叹息曰：“我与尔周旋日久，宁不能少怡我乎？”其影忽从壁上下，应曰：“唯命。”

乙甚惊，而影且笑曰：“既欲尔怡，而反我畏，何也？”乙心定，乃问：“尔有何道，而使我乐？”曰：“惟所欲。”乙曰：“吾以孤栖无偶，欲一少年良友长夜晤对，可乎？”影应曰：“何难。”即已成一少年，鸿鸾玉立，倾吐风流，真良友也。乙又令作贵人。俄顷，少年忽成官长，衣冠俨然，踞床中坐，乃至声音笑貌，无不逼肖。乙戏拜之，拱受而已。乙又笑曰：“能为妙人乎？”官长点头下床，眨眼间便作少女，容华绝代，长袖无言。乙即与同寝，无异妻妾。由是，日晏灯明，变幻百出，罔不如念。

久之，日中亦渐离形，而为怪矣。他人不见，唯乙见之，如醉如狂，无复常态。人颇怪之，因诘而知之。视其影，果不与形肖也。形立，而影或坐；形男，而影或女也。以问乙，而乙言其所见，则又不同。一乡之人以为妖焉。

后数年，影忽辞去。问其所之，云：“在离次之山，去此数万余里。”乙泣而送之门外，与之诀。影凌风而起，顷

刻不见。乙自是无影，人呼为“邓无影”云。

徐懋庵言之。

## 云阳鬼

云阳之东有丛林，素传多鬼魅，往往白昼搏人。一健儿过其地，心甚怖。忽一少年奔而逐之。健儿骇呼曰：“鬼！鬼！”因疾走，为梗绊而仆，几伤足。少年追既及，挽健儿起，谓之曰：“无畏。”语未毕，健儿奋拳击之。少年骇，呼曰：“鬼！鬼！”乃亦攘臂击健儿。正斗间，一人岸帻，昂然而来，问二人何斗？各应曰：“鬼！鬼！”岸帻者笑曰：“惑哉！是乌有鬼哉？”理谕再三，二人始释手，各通姓名乡里，盖平昔相知而未相识者。遂相视而笑，且曰“今三人同行，不复畏矣。”

不数武，岸帻者在后大笑曰：“二公真雅量，如某之丑陋，犹不畏耶？”二人回顾，见岸帻者身長丈余，面大如方相，黑白各半。二人齐呼曰：“鬼！鬼！”骇绝仆地，鬼亦遽灭。

非非子曰：“甚矣，鬼之难识也。当二人恐惧之际，彼此互观，觉衣服手足耳目，事事皆鬼，而实则非鬼。而为之居间而排难者，乃真鬼，而反亲之，而求助也。甚矣，鬼之难识也。使鬼不乘衅而出，或见于二人独行之时，则毒手饱拳鬼当之矣。此鬼之所熟筹，而万万不出于此者也。呜呼！鬼亦狡谲矣哉。”

## 石室虎

里人陈献，无赖子也，多阴恶，而外复无状。人惮之，莫敢谁何。一夜，梦一人来曰：“大王召尔。”献问：“汝何人？”曰：“吾侬也。”献不觉随之行。至一山，林山深邃。入一石室，一虎头人踞石而坐。俛前白，献至，使跪于前。虎头人曰：“汝知我山中无食乎？”献叩头乞哀，虎头人曰：“汝性犷悍，行复腥秽，实无人味。虽当果吾腹，而惧污吾口。今召尔魂至，暂充庖厨，作蔬菜耳。若以为吾粮，非历千劫不可也。”献惶惧不知所对。俛鬼已前，褫其衣，执之囊室，牛刀缕切之，余其骨而已。痛楚万状，哀呼，终不顾。切既哀，盛以大盘，旁系二封豕。虎头人取食之，每食一蹄或一禽，辄以盘中物少许下之。献虽痛极昏晕，知识终不昧。食尽，乃醒矣。次夜，又梦之如初。如是将三年，无闲夕，心甚恶之，未尝告人。

一夜，虎头人谓曰：“汝子劫已满，骨味当少佳，可以饭我矣。明日正午可沐浴俟我。”献请曰：“某虽不善，当获罪。而大王若此，不太虐乎？”虎头人曰：“是犹未足为甚也。尚有万劫数千劫者，下而至于数劫、数十劫不等。皆天曹所命，视其恶而斟酌焉。”因指俛鬼曰：“此万劫者也。以汝所为，尚不止千劫。然汝妻淫贱倡且二十年，丑声四播，故汝得从未减耳。”因取书一册，令观之。皆列当食者姓名，颇有平日相识者，而献名亦在，劫亦符合。献遂执书辩曰：“天下如某者亦岂少哉？东村余阿三者，罪与某略同，何不

列名此书，而考终牖下？”虎头人曰：“天曹之刑不可备知，然所云余阿三，吾固闻之，彼已为豕矣，宰割千生，岂减于尔？”献又哀请曰：“某今知罪矣，愿改行从善。大王独不能赦某乎？”虎头人曰：“颇亦有所赦，奈汝孽太重，天曹有命，千劫以上者，例不赦。万劫者，例不减。吾哀汝一念之复，且佐吾盘餐者三年，岂得无情？当从例减汝。汝分于明日当食，今且宽一月。一月之后，汝当自经死，吾来啖汝尸，不致汝生受支解之苦，此所以减也。汝姑去。”献倏然已醒，自是神色沮丧，知死期将至。每为众人言之，闻者皆股慄。一日晨起，缢于庭椽。妻惊见，解救已死矣，大呼邻人。众方集视，忽一黑虎冲门来，众皆辟易，虎竟攫献尸以去。

非非子曰：李青莲先生自称海上钓鳌客，谓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。而辩之者曰：“是饵也，鱼且不食，而况于鳌哉？”此巷伯之六章，诗人之旨也。然悬之虹霓之丝，挂之明月之钩，临东海而漂之，三年之久，则腥秽略除，气味少变，以之享鳌，鳌其吐之乎？斯虎也，其知之矣。

## 青州贾

贾人有丙、丁相善者，皆青州人也。约之长沙合资贸易，订以某日启行，会于某所。既而，丙至而丁不来。候之十日，丙谓丁爽约，心非之，遂独往。

三年而丁至，时丙已饶于财，将卜归。乃迎谓丁曰：“来何暮也？我且归矣。”丁深谢后期之罪，而不言后期之

故，且曰：“君归，我亦归耳。”丙问故，丁曰：“恐君道远孤行，或有不和。愿伴君以赎前愆也。”丙谢曰：“君勿尔。君千里远赴，必有所为。今不终朝而归，乃以我故也，我则累君。”

丁固请间行，丙乃许，虽感之，亦复疑之：谓有故而稽迟者，情也；无故而旋反者，非情也。虽友生之谊笃，爽约之悔深，不宜到此，是必有异。

而丁于道途之间，旅居之际，金兰之情，云霞之谊，逾于往昔。又时道人生聚散之感，朋友离别之恨，使人凄然，如睹寒冰而听哀笛，对落月而闻断琴也。既至青州，丁距丙居近百里，邀丙三日后过其家，当相待。因执手歧途，恸哭言别。丙亦为之潸然，不知涕之何从也。

三日往访，丁妻子出现，拭泪而言曰：“先夫捐馆已近四年，其没也，在公南行之前夕，故不及讣。弥留之际，犹谆谆以失约于公为辞。昨梦至家，言公明日当来，宜鸡黍俟之。家以公方远行，未信。今果然矣。”丙闻大哭，命其子引至墓所，持尊酒而告之曰：“故人，故人，已至此乎！向犹谓君寒盟，不意已隔泉壤。而君不远千里，省我而同行。故人于某生死厚矣，形泯情亲，千古所仅，今酹酒故人之宅，能使猿鹤旧侣，更望颜色乎？”言罢大恸，子亦踊哭。行道见之，无不陨涕。忽阴风刺骨，山叶惊飞，见丁于尘雾之中，挥泪拱手，须臾而灭。

非非子曰：昔延陵季子挂剑徐君之墓，曰：“吾心已许之，岂以死而背吾心哉。”君子曰：“延陵季子之于信也，其至矣乎！然人之信于鬼，非鬼之信于人也。丁之于丙也，其信乎死矣，而三年至焉，不可谓不信也。斯鬼也，其亦古张